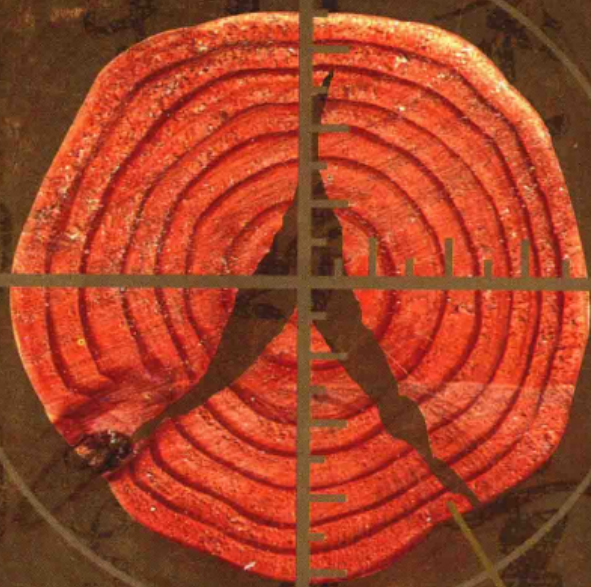


2002.1



海藥



dwt 11/12 9 4/08

卷首语

栏目主持人：钟代华

马年马语

●赵渝龙

蛇年生威，马岁长气。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纵怀骋情，岁月匆匆，兴怀为志。

赤县申奥，车殆马烦何有？神州人欢马嘶，轻车快马。华夏车水马龙，万众沸腾，举国之庆！

民助国足，伯乐相马，马空冀北，人才荟萃。米卢挂印，车在马前，过关斩将，马革裹尸，球迷开颜！

复关入世，举世瞩目，戎马倥偬急，司马青衫为，龙图率马以骥，马首是瞻，跃马扬鞭，国人扬眉！

毁我使馆，撞我雄机，天下公理何在！放马南山，恋驹马高车，声色犬马，宝马香车，肥马轻裘，受气挨打！厉兵秣马，盘马弯弓，车攻马同，筑我长城，扬我国威！

时不我待，与时俱进。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知人辨人，察去思来！

附骥攀鸿，呼牛呼马，饮马投钱者，言好！马工枚速，泛驾之马，天马行空者，喊能！弩马十驾，问牛知马，一马当先者，叫勇！四马攒蹄，附彰骥名，仗马寒蝉者，足戒！弩马铅刀，弩马恋战，信马由缰者，该弃！非驴非马，牛头马面，马牛襟裾者，应废！

马年马语，旨在言怀。吾辈逢盛世，当马不停蹄，万马奔腾，万马当先，建功立业。仁人志士，放眼宇内大事，心系民族伟业，同德同智，同心同力，马到成功，心想事成。倘能如此，马齿徒增，马角乌白，就告老还乡了。



军礼

5. 弟弟考上了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去了最艰苦的地方。



1. 弟弟参军要奔赴大西北了，姐姐千叮咛，万嘱咐。



2. 弟弟常给家里写信，一是担心母亲的病，二是劝姐姐早点成家。



6. 带着立功的喜讯，弟弟终于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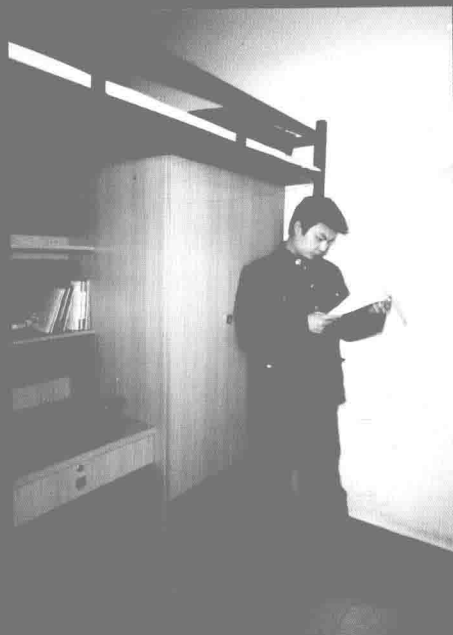


3. 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母亲常生病，里里外外都是女儿操持。



7. 亲人团聚，一家人高兴极了。“姐夫呢？我得好好谢他，这些年来，是他替我尽了孝尽母亲的义务！”

原著 陈乐燕
摄影 谭伟
姐姐 周丽梅 饰
弟弟 古承军 饰
母亲 袁昌琼 饰



4. 姐姐在信里告诉弟弟自己已经结婚，姐夫是邻村的上门女婿，请弟弟安心服役。



8. 母亲流着泪道出了实情：“傻孩子，姐姐为了您能安心服役，她至今没嫁人！”

9. 弟弟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良久，他庄严地举起右手：“请接受一个军人的敬礼！”



唐道愷篆刻作品选



崛起的神州



龙腾虎跃



马前卒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梦圆



祝贺北京申奥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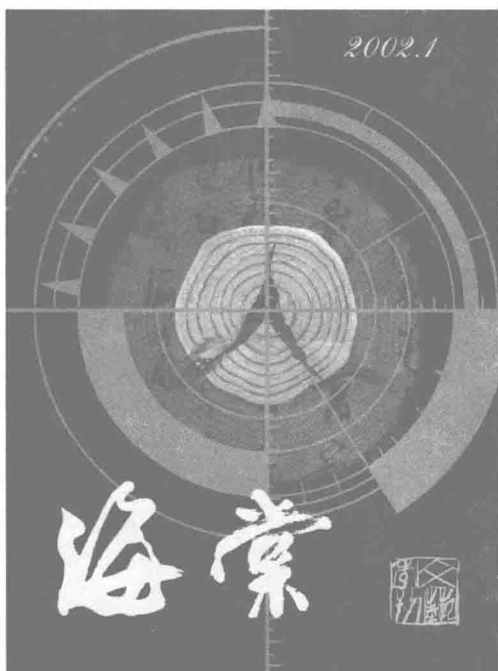
马到功成

海棠

永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2002年第1期

(总第34期)



目 录

卷首语

马年马语 / 赵渝龙

纪实文学

情痴女人 / 落叶 (4)

父亲 / 甘敏 (7)

特别报道

圆梦 / 陈乐燕 (11)

抹不去的记忆——永川老城墙 / 王昌文 (14)

小说世界

雄辩家 / 赵华荣 (15)

用心良苦 / 傅莉媛 (15)

上当受骗 / 曾译莹 (16)

神灵的失落 / 谢洪卫 (17)

叛逆 / 唐秋啸 (18)

月夜 / 易红梅 (19)

尘世一叶

棠城丽人小记 / 刘莉 (20)

怎么办? / 幸子 (21)

故事新编

金丝鸟与杀人犯 / 赵修澄 (23)

舅舅的笑容 / 易男 (24)

输家赢家 / 樵歌 (25)

刘大妈轶事 / 游政龙 (27)

小巫啃大巫 / 苗伟 (28)

散文芳草园

学做“主妇”苦与乐 / 范刚常 (30)

回家 / 杨品菊 (30)

一“网”情深 / 郭茂明 (31)

怀念雨 / 黎祖波 (32)

大佛寺的传说 / 彭超 (32)

MU NU

诗歌阵地

谭宇哲理诗选(25首)/谭宇	(33)
春之诗(4首)/金平	(35)
丘比特下岗(外二首)/海清涓	(35)
追忆/罗江彬	(36)
瘦成秋水(2章)/栾承舟	(36)
村姑/蔡东	(36)

文艺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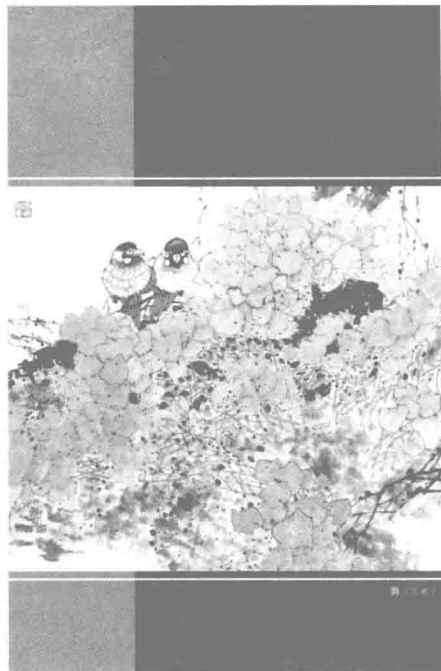
由《婉容词》想到的/蒋登科	(37)
文风何处盛 鹰翼此时雄/李鸿笙	(38)

校园星空

表弟/夏霏雪	(39)
买鱼/朱怡霖	(39)
打壁虎/屈蓉	(39)
手套姐妹的运气/邓寒	(40)
茶山雪景/周天	(40)

重庆永川中山中学百草园文学社作品荟萃

《百草园》——我们的精神家园/李德才	(41)
山/张声敏	(41)
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刘思羽	(42)
再现艳阳天/阮祥红	(42)
星星·眼睛·母亲/黄文静	(43)
高中生活拾趣/喻梅	(43)
“先生”、“叔叔”/陈廷佳	(44)
烟/曾爽	(44)
选择/李文	(45)
梦不完的你/唐代敏	(45)
感觉/彭朝娟	(45)
看海/宗小莉	(46)
希望之春/徐冬梅	(46)
追梦/曹玉娟	(47)
让爱飘起来/易礼琼	(47)
秋雨·亲情/黄雯	(47)
发展中的重庆市永川中山中学	(48)



主 编 / 陈乐燕

副 主 编 / 钟代华

编 辑 / 蔡仕光

封面设计 / 张天彦

编 辑 / 永川市海棠文艺编辑部

地 址 / 永川市文联内

电 话 / (023) 49804170

邮 编 / 402160

印 刷 / 重庆华达电子公司

华声彩印厂

准印证号 / 渝内字 01-359 号

工 本 费 / 4 元

马年马语

●赵渝龙

蛇年生威，马岁长气。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纵怀骋情，岁月匆匆，兴怀为志。

赤县申奥，车殆马烦何有？神州人欢马嘶，轻车快马。华夏车水马龙，万众沸腾，举国之庆！

民助国足，伯乐相马，马空冀北，人才荟萃。米卢挂印，车在马前，过关斩将，马革裹尸，球迷开颜！

复关入世，举世瞩目，戎马倥偬急，司马青衫为，龙图率马以骥，马首是瞻，跃马扬鞭，国人扬眉！

毁我使馆，撞我雄机，天下公理何在！放马南山，恋驹马高车，声色犬马，宝马香车，肥马轻裘，受气挨打！厉兵秣马，盘马弯弓，车攻马同，筑我长城，扬我国威！

时不我待，与时俱进。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知人辨人，察去思来！

附骥攀鸿，呼牛呼马，饮马投钱者，言好！马工枚速，泛驾之马，天马行空者，喊能！弩马十驾，问牛知马，一马当先者，叫勇！四马攒蹄，附彰驥名，仗马寒蝉者，足戒！弩马铅刀，弩马恋战，信马由缰者，该弃！非驴非马，牛头马面，马牛襟裾者，应废！

马年马语，旨在言怀。吾辈逢盛世，当马不停蹄，万马奔腾，万马当先，建功立业。仁人志士，放眼宇内大事，心系民族伟业，同德同智，同心同力，马到成功，心想事成。倘能如此，马齿徒增，马角乌白，就告老还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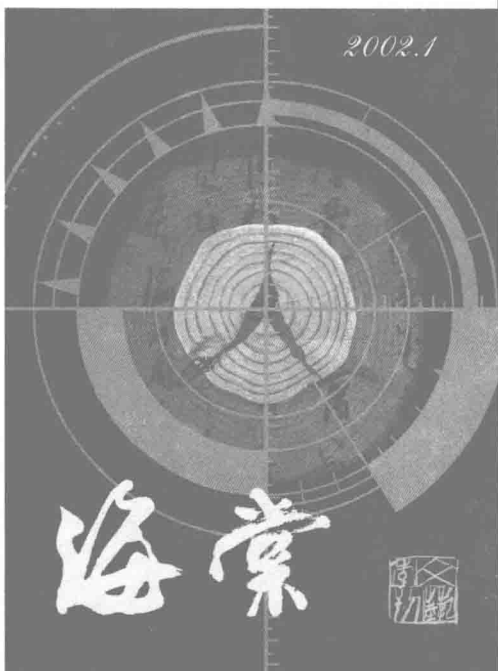


海棠

永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2002年第1期

(总第34期)



目 录

卷首语

马年马语 / 赵渝龙

纪实文学

情痴女人 / 落叶 (4)

父亲 / 甘敏 (7)

特别报道

圆梦 / 陈乐燕 (11)

抹不去的记忆——永川老城墙 / 王昌文 (14)

小说世界

雄辩家 / 赵华荣 (15)

用心良苦 / 傅莉媛 (15)

上当受骗 / 曾译莹 (16)

神灵的失落 / 谢洪卫 (17)

叛逆 / 唐秋啸 (18)

月夜 / 易红梅 (19)

尘世一叶

棠城丽人小记 / 刘莉 (20)

怎么办? / 幸子 (21)

故事新编

金丝鸟与杀人犯 / 赵修澄 (23)

舅舅的笑容 / 易男 (24)

输家赢家 / 樵歌 (25)

刘大妈轶事 / 游政龙 (27)

小巫啃大巫 / 苗伟 (28)

散文芳草园

学做“主妇”苦与乐 / 范刚常 (30)

回家 / 杨品菊 (30)

一“网”情深 / 郭茂明 (31)

怀念雨 / 黎祖波 (32)

大佛寺的传说 / 彭超 (32)

MU NU

诗歌阵地

谭宇哲理诗选(25首)/谭宇	(33)
春之诗(4首)/金平	(35)
丘比特下岗(外二首)/海清涓	(35)
追忆/罗江彬	(36)
瘦成秋水(2章)/栾承舟	(36)
村姑/蔡东	(36)

文艺论坛

由《婉容词》想到的/蒋登科	(37)
文风何处盛 鹰翼此时雄/李鸿笙	(38)

校园星空

表弟/夏霏雪	(39)
买鱼/朱怡霖	(39)
打壁虎/屈蓉	(39)
手套姐妹的运气/邓寒	(40)
茶山雪景/周天	(40)

重庆永川中山中学百草园文学社作品荟萃

《百草园》——我们的精神家园/李德才	(41)
山/张声敏	(41)
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刘思羽	(42)
再现艳阳天/阮祥红	(42)
星星·眼睛·母亲/黄文静	(43)
高中生活拾趣/喻梅	(43)
“先生”、“叔叔”/陈廷佳	(44)
烟/曾爽	(44)
选择/李文	(45)
梦不完的你/唐代敏	(45)
感觉/彭朝娟	(45)
看海/宗小莉	(46)
希望之春/徐冬梅	(46)
追梦/曹玉娟	(47)
让爱飘起来/易礼琼	(47)
秋雨·亲情/黄雯	(47)
发展中的重庆市永川中山中学	(48)



主 编/陈乐燕

副 主 编/钟代华

编 辑/蔡仕光

封面设计/张天彦

编 辑/永川市海棠文艺编辑部

地 址/永川市文联内

电 话/(023) 49804170

邮 编/402160

印 刷/重庆华达电子公司

华声彩印厂

准印证号/渝内字01-359号

工 本 费/4元



情痴女人

●
落
叶

1994年春天，我上下班时总是碰见一个疲惫不堪、衣着不整的男人，与我们这个庄严肃穆的大机关很不协调，他就是张云。

这年9月，因工作调整，我和张云在工作上有一些间接关系，这时我才知道，40岁出头的他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每次去他那里，他总是满面笑接地接待，告别时用力握我的手，久久才松开。我善意地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他告诉我，他仕途一再受挫，心灰意冷，对一切无所谓了；他公务家事太忙，无暇装饰自己；他神经衰弱，睡眠不足，所以白天老是精神不振。但他面对我时，总用一种灼热的光芒逼视着我……我感到一种危险，却没有生硬地回避，因为对他产生了一点怜惜。

那段时间，张云自己开车上下班，有时也让我坐他的车送我回家。一次，他在车上对我说：“你又漂亮又温柔，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愿意做你忠实的车夫。”我连忙以“谢谢”打断他。我平时上下班坐单位班车，有一阵，张云也乘坐班车，我知道他是想看见我。一天在班车上，他和我坐在一起，偷偷用力握住我的手，一路无语。这样的事情一连数天重演着……1995年5月10日上午，张云来到我的办公室谈工作，我们都很不自然。我送他到门口，他又转回身看着我，猛地将我拥到他的怀里……我挣脱了他的怀抱，连声说“怎么能这样”，但我心里却很矛盾。最后，我们还是相约，下午下班后他在外边等我。

下了班，张云开车带我去吃饭。回家的路上，我说：“以后我们少见面，千万不要影响各自的家庭。”可我们终究控制不住自己，每隔十天半月，他会开车约我出去一次，放松放松。

1995年7月的一天，张云送我回家，随我进了家门。就在这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他。当我开门送张云走时，丈夫正准备开门，我说是同事，来家看看。丈夫没有介意，可我却非常恐慌！

这之后，我们彼此思念着，张云应酬完后常打电话约我出去散心。从此，我总以加班为名，对家务对孩子管得少了，我和张云偷欢带来了短暂相聚的喜悦。那一阵子，我仿佛把情爱看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1996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单位组织郊游。清晨，张云开车来接我，被我丈夫看见。回来后，我们没有直接回家，住在了外边。张云激动地拥着我说：“洁，我非常渴望与你在一起，这样我才能暂时忘了那纠缠我的诸多烦恼，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说：“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但一夜未归，使丈夫对我存了戒心。

我和丈夫1980年结婚，两年后有了女儿。1990年，丈夫承包一家公司，赚了一些钱，家中经济条件不错。因丈夫隐约知道我的私情，再加上家务之累，我们经常争吵，甚至大动干戈，不久就分居了。

家庭不和，更激起了我对张云的思念。因张云工作太忙，我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但经常在他停车的地方默默等待。1996年11月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呼地刮着，寒气袭人，我在停车的地方等候着张云。晚上11点多，张云把车停下，走下来时，我情不自禁地迎上去。他给我系上大衣领扣，把我拥在怀里说：“你真傻。”这时，我眼里已溢满了泪水……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班后我们一起到了体育场，车一停，张云就到后边的座上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当我们亲热时，被人发现了，被带到了派出所，说要单位和家人来领。我们都很害怕，尤其是张云，如果这事传出去，他的前途就毁了。为了张云，我不断地向人求情，终于扯出一个与他们相识的熟人，才说好让我回家取钱交罚款。第二天一早，我便拿了1000元钱去了派出所。

张云不注意仪表，穿着破旧，有时甚至卷着裤腿上班。我决定着手改变他在人前的形象，督促他慢慢改掉散漫邋遢的生活习惯，同时对他进行精心“包装”。从皮鞋到帽子，从裤头到外套，一年四季的衣服我都给他买了新的。见他的手表不上档次，我花3000元给他买了一块进口的。张云一扫从前萎靡不振的模样。我还到药店给他买来安神健脑的药，整天在电话里提醒他按时服用；他有结肠炎，经常肚子疼，我在电视上看到一种治疗该病的特效药，马上去买给他……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张云身上，默默地为他做着一切。他经常抱着我说：“你太善解人意了，太有女人味了。”他还抱歉地说：“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我说：“你把心给我，我就满足了。”

此时，我们已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我们每天都盼着夜幕降临。碰到他妻子出差，他便把我约到家里。

星期天，张云总是抽出半天时间来陪我。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他妻子总会打来电话要他回家做饭。他告诉我结婚这么多年来，在家里都是他做饭，

即使是出差回来。他说他老婆从来不管他穿衣吃饭，照顾孩子，送孩子上学也都是他的事。这时我才知道他以前为什么穿得这么衣衫不整。张云常对我说：“要是早娶了你，我的身体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糟。”他还讲，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洗澡时在浴缸里睡着了，早上醒来时，自己竟还躺在里面，幸亏没被水呛死。他拥着我：“你对我这么好，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你的债，等我有天娶了你，我一定做最好的饭菜给你吃！”

1997年7月，张云的右耳突然听不见，我陪他去耳聋康复中心办了住院手续。从此，我每天在单位处理完了工作，便匆忙赶往医院照顾他。三个疗程过去了，张云出院，遗憾地说：“我住院一个多月，老婆从来没见过一次医院，我回家还得给她做饭。”

当然，我也非常关心张云的事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交流感情，关于工作的事也谈得很多。我鼓励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和他探讨单位的局面和各行各业的发展趋势，以知己知彼，成竹在胸。我还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张云，指出他的性格弱点和业务上的不足之处，督促他改正和提高。我还打破他封闭的生活圈子，帮助他理顺单位内部的各种关系，带他参加外面的一些社会活动……

1998年冬天，张云已被我从里到外打扮得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成熟稳健的男人，简直与以前判若两人了。我觉得原来给他买的手表式样过时，又花4000多元给他买了一块更漂亮的。我看到张云总是穿一件风衣，就跑遍了济南所有的皮衣店，最后在银座商城看好一款，4000多元。我用攒下的一年奖金买了下来。而我自己穿的却是在小店买的40元一条的裤子，上下班为了节约几元钱，在汽车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张云告诉我，他自己没有钱，工资卡都在老婆手里，过春节给父母300元钱，老婆都跟他吵架。春节快到了，他说要回家看老人，我把刚发的奖金1000元换成10元的新币让他给老人。

令我欣慰的是，随着精神面貌的巨变，张云的工作越来越有魄力，被组

织部门确定为局级干部培养对象。他深有感触地说：“在你面前，我才有幸福感，才有新的追求，才有自信，谢谢你让我做上真正的男人！”

此时的张云，脾气很温和，心很细，到外边玩，总不忘给我买我爱吃的水果。有一次去广场散步，他拿了一个水果一口口地喂我，并笑意盈盈地说“爱情果”，我深深地迷醉在他的笑容里。

1999年3月的一天，张云开车带我去郊区的山上玩。正当他情不自禁地把我抱在怀里，不料又被人发现带到派出所，罚款6000元。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游山玩水了，只有等到夜幕降临，去广场散步。有时他老婆出差，张云约我去他家。有一次在他家，张云正要送我出门，不料他老婆正在开外边的防盗门。张云吓得脸都白了，慌忙把我推进卫生间，他老婆进门后，张云拉着她去了阳台，我赶紧溜了出去，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年5月的一个晚上，丈夫又和我打架，我被迫离家。张云开车带我去南郊宾馆，我扑倒在他怀里，痛哭失声：“你离婚吧，我们结婚，你只身出户，我只要你一个人。”他当即回答：“行，我等孩子上了大学就离婚。”

1999年9月，张云的孩子上了大学，随即他向老婆提出离婚。国庆节过后，他对我说：“面临机构改革，等一等等吧。”我深知在这节骨眼上闹离婚对他的前途意味着什么，便不再逼他。我们找一个同学的空房子，每隔十天半月，就到那里相聚一次。他总是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女人中的经典，要是失去你，我会心痛死的。”我劝他：“我等你，老天爷会成全我们的。”

2000年10月，单位的机构改革结束了，他荣升为副局长，随后去北京出差。我在电话里说：“该考虑我们的事了。”他回答：“回来我就马上离婚。”

10月下旬，张云因连续出差，回来后又应酬颇多，连续几天不和我见面。27日晚9点半，我拨通了他的手机：“我在广场等你。”他却让我回家，说他不能来。但我知道他几天晚上都在和别人打麻将。我直等到12点，他都没来。

第二天上班后，他对我说：“今天我安排好，我们晚上见。”

28日晚，我们见面后便吵了起来。他求我原谅他，用力抱着我说：“你别急，给我时间，我一切会办妥的。”我没有再计较，与他和好了。10点30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丈夫突然手拿尖刀向张云跑来，我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刀插和我的腹部，殷红的鲜血溅满了我的衣服，但我捂着伤口爬起来时，心里想的还是张云的安全，拼命地喊追张云的丈夫回来。丈夫回头见我满身鲜血，把我送去医院缝了15针。我不恨张云，却对丈夫充满了深深的愧疚。

第二天一上班，张云打来电话，说他很挂念我。我说：“就算为你去死，我也无怨无悔。不过出现了这事，我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了。”

连续几天，我丈夫都在张云上班的路上围追堵截，张云惶惶不可终日。我不忍心看着张云像耗子一样整天躲着我丈夫，不顾丈夫的苦苦哀求，坚决地要求离婚。丈夫只好同意，但提出条件告诉张云，张云说你就全给他，有人还怕没钱吗。我知道这是他给的承诺。

就这样，我放弃了经营20年的婚姻。办完手续这天，张云请我吃晚饭，我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却没有一点食欲。张云一再安慰我说：“你耐心等我，我一过完春节就离婚！”

2001年的春节到了，张云告诉我说节前要回家看老人，我又把单位刚发的2000元年终奖给他。春节期间，张云打传呼和电话向我祝福。

正月初四上午，我拨通了张云办公室的电话，我知道他会在那里等我。我们在电话里谈了3个小时。下午，我们见了面，他把我拥在怀里说：“想死你了。我太需要你了。”那天，我们爱得很疯狂……

初五、初六两天，我不断地找张云，他都借故不相见。初七上午，我拨通了他的手机，得知他和老婆一起在商场买电视机，一种不祥之感向我袭来。他声音沙哑地说：“那些人倒是走了，可婚是离不了啦。老婆说只要不离婚，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再说，我刚

刚被任命，内外的压力都大……”我听后和他在电话里吵了3个小时。晚上6点，我让张云去广场，撕扯着他的双肩，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你为什么要这样？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张云抱着我也放声大哭：“其实我是被迫的，我回去就离婚！”

然而，从正月初八起，张云就把手机交给了老婆，我拨通了几次电话都是他老婆在接。初九一上班，我去了张云的办公室。他开口就说：“你就做我一辈子情人吧。”我质问他：“不行，你已经让我离了婚，你曾一遍遍承诺一定会娶我的，你必须对你的承诺负责！”他求我不要吵，以后再谈。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从此，他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音信全无。我受不了这噩梦一样的打击，一连几天粒米未进，在死亡线上挣扎。

正月十一的晚上，我挣扎着走向广场，满脸泪水地在这里徘徊，然而，这里已没有划日的情意绵绵，只有铺天盖地而来的寂寞的冷酷。不知不觉我昏倒了……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是好心人救了我。当问起家人电话时，我给张云的手机号，但当电话拨通时，那边却挂了，我泪流满面……

我连续在医院打了9天吊瓶，张云都没过问一下。这时我是多么需要他的安慰啊，可我只能一次次地失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只想听见他的声音，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可仍然找不到他，失去他的痛苦，像万只蚂蚁，啃噬着我的心。

2001年2月14日晚，我又走在广场的那条路上，期盼着和他不期而遇。夜深了，我往回走，不知不觉走到张云家门口。我像疯了一样围着他的住处一圈又一圈地转着。为了不给他添乱，我满脸泪水地几次扑倒在他家门口，却没有按动门铃。早上见有晨练的人，我才像个幽灵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万念俱灰躺在床上，把小刀一次又一次放在手腕上，想要结束痛苦的生活，但临到动手，唯一的愿望还是想见这个负心人一面。8点，我拨通了

他办公室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我放声大哭，告诉他分手后我的痛苦。他却漫不经心地支吾着，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你不要后悔！”他似乎有所警觉，说：“你不要做傻事，我一会儿就过去。”8点半，张云来了，我和他相顾无言。后来，他把我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对我说：“你不能死，你等着我，我还要和你结婚，你若不相信我给你写下来。”张云当即写下了“一诺千金，请等我，一定会娶你”。并签上他的名字。我看着这一张承诺，想相信，又不敢相信……

2月22日，我拨通了张云家的电话，约他出来，他借故推托。我开始怀疑他的最新承诺，径直去了他家，他开了门，像老鼠一样惊慌失措，随即把门关上了。任凭我怎样呼喊，他都不再开门，我失魂落魄地离开他家，眼里已没有泪水……

此后，张云一直避不见我。我给他施加压力，他就让老婆来和我谈判，甚至想以一笔钱打发掉我。他太小看了我，越来越让我寒心……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经历了心灵的炼狱，慢慢冷静下来，终于翻然悔悟：张云根本不是真的爱我，他当初和我好，只是受不了事业和家庭的压抑，把我看做他的精神寄托。七年来，我为他解除了忧虑，培植了他，使他生理和心理都变得健康，领悟了性与爱，知道怎样去创造幸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于是，他像一只羽翼丰满的鸟儿飞走了。现在他已是副局长，曾经蔑视他的老婆仰视他了，一切家务都不用他干了，“奴隶”变成了“将军”。他把地位看得很重，怎能为了一个女人影响他的仕途呢？！他是个自私的人，爱的只是他自己！我深切地感受到，原来人生是很丰富的，除了爱情，应该还有更多支撑我们的东西值得珍惜，否则，像我一样，情爱去了，生活变得失血……

别了，我的这段畸情！

父亲

●甘敏

1

我曾经走出大山，终因耐不住山外的风雨便折了回来。现在，我要将到外面看世界的愿望交给你们……忙完了整天农活的你，老是将儿女们召集起来，静静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当然，这是哥哥姐姐告诉我的，我全当它只是一种美好的传说。

饱经沧桑的脸，明亮深邃的眼，步履蹒跚的背影……这就是你呵，我记忆深处的父亲，令我烂熟于心的却是你苍颜白发上镌刻出的所有细节。

每遇狂风下雨，总有这么一年迈的老汉，伫立于一破旧的校舍外：披蓑戴笠，手执扁担，炯炯闪亮的双眸焦灼地搜寻着一弱小的影子。那就是你呵，我的父亲。

你用那条三尺三寸长的扁担，一头担着我另一头担着与我重量相称的物品，沿着崎岖的山道，常常是爬上去又滑下来，滑下来又爬上去……在这种看似机械运动中，你自己执着的信念将七女两男引向你替他们构制的理想世界中。

于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布满了通向山外的脚印，由小变大，由浅变深。

父亲，你可记得那个大雨滂沱，雨中夹着阵阵寒风的冬季。

你在大舅家借谷后，绕道来学校接我回家。在经过一段下坡路时，你一脚踏空。肩上的箩筐、箩筐中的我，连同你一齐栽向了山脚那块终年蓄着水的田里……在漆黑中，你用颤抖的双手托起水中的我。你脱下棉袄裹着瑟瑟发抖的我，顶着“呼呼”作响的寒风，踏着泥泞的山路向家里跑去。背上的我，只听见你赤脚扑打着泥路的“吧哒”声。

回家后，你来不及换下湿透的衣服，便急急往回赶，待你挑着盛有小半筐已分辨不出是泥还是谷的箩筐回家时，一头栽在了地上，半天不省人事……

家人哭着喊着乱成了一团，后来，

母亲的眼泪流干了，哥哥姐姐们的泪也干涸了，全家十口人在默默地祈祷着：上帝，请打救他虔诚而善良的子民。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你终于睁开了眼睛。你的第一句话是：“小女可好？”

后来，我曾无数次地问起你：父亲，你真有那么一段传奇么？

你却总是木然地望着我，长长地叹息声代替了你的回答。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似乎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审美意象。这种难以释怀的思归情结，带给你的将是怎样的一种悲壮啊！

父亲，我忘不了那个收获季节，就是生产队长硬说我和兰俩人拾回家中的红苕是偷来的且要扣除我们全家该年红苕口粮的那个秋季。

那一天的夜色特美，月光如练。借着夜色我和兰到地里拾红苕。在一偏僻的土角上，静静地躺着一堆被人遗忘了的红苕。兰便叫我将背篓放下，迅速地将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红苕放入我的背篓里，然后又飞也似地将她的背篓装得满满的。待我们姐妹俩将红苕满载而归时，月儿已升得很高了。就在我们路经那片不知葬过多少人的坟堆时，生产队长出现了。他硬说我们背篓里的红苕是偷的，不容分说地令人将红苕给背走了，还做出了扣除全家当年红苕口粮的处罚决定。

在人头攒动的大坝上，我看见你跪在队长面前，求他宽恕，队长却大声地说：“只要她俩说出是谁偷的，就只扣谁的！”

兰紧紧咬着牙，脸色灰白，一声不吭。我拼命地挤进人群，大声回答道：“我们没有偷，我们是在地里拣的！”

这时，只见你慢慢地站起来，缓缓地转过身，“啪”地一声，一个耳光重重地落在我的小脸上。随后，你大吼一声：“给我跪下！”便用力地将我摁倒在地上。而你，却又一次地跪下了。

我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道幽蓝幽

蓝的光，一股血腥味儿从鼻腔窜入了我的口腔……

待我清醒时，空荡荡的大坝上，只有你我俩人，你如同一座雕像般跪在那里，双手下垂，那面若菜色而老泪纵横的脸却清晰地写在我的眼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旁人口中得知，那位生产队长因想做你的三女婿被你拒绝后才用权势向我们家施展淫威，演出扣除我们全家红苕的那出戏。

那时，我才读懂了你下跪的全部含义。你是在向最赖以生存的现实低下高贵的头颅，是向野蛮和落后的万般无奈中才跪下了你永远不愿下跪的双膝。

当我们全家渡过那一个南瓜拌米汤的冬季，送走那一个野菜伴清汤的漫长春季时，我发现自己长大了许许多多……父亲，在那种不公平的惩处中，女儿深刻地意识到了在充满阴柔氛围中成长的女孩，保护自己唯一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挺直腰板，走出大山，走向文明。这一番领悟，竟成为我执着于求学的莫大的内驱力。

哦，父亲，你那座殉道者般清晰的雕像永远烙在女儿的心上，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令女儿决不向任何暴力屈膝退让。

3

父亲，在女儿幼小的记忆深处，叹息似乎成为了你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得那是一个异冷的冬季。那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老人们都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明年会有大丰收。

那一年，我只有9岁。

你和母亲将露蓉姐叫进了那间又黑又湿的房间。

蓉儿，你年龄不小了，该嫁人了。你对露蓉说道。

不，不，爸，妈，我可以挣很多的工分养活自己，您们不要撵我嫁人。露

蓉跪了下去，满脸是泪。

蓉儿，你应该知道全家的处境，爸也知道你不想嫁人，想考大学，走出大山。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每年都要补上百元的钱，才能换回口粮。你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高考一直未恢复，需要推荐，才能上大学，队里干部说，我们家里已有3人考上了学校，有了工作，排队也轮不到你头上来的。你今年已25岁了，听周村长说，超过了23岁，连推荐上学的资格都没有了。蓉儿，听话，不要再等了。你对露蓉解释道，心里空荡荡的。

蓉儿，你就依了吧，据说，那家很有劳动力，给了我们1000块钱，还有1000斤粮票。对于娘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其他的姑娘，哪有这种价。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抽泣着。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蓉儿走了。

蓉儿离家出嫁的夜里，煤油灯的光亮异常昏暗，你将家里所有人叫到身边。我分明看见你用颤抖着的右手伸进破旧的棉袄口袋里，掏了很久很久，似乎要掏出自己血淋淋的心脏似的……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和粮票乱蓬蓬地躺在了黑漆斑驳的大圆桌上。

这是露蓉的钱，你们看着办吧……你带着哭腔说出了这句话。随后，你重重地坐在了那张绣有精细花纹的木质靠椅上，低垂着脑袋，双手支起前额，两滴混浊的泪，沿着你那饱经风霜的脸，流了下去。

就在露蓉被人贩子带走的第二年，正如老人们所说的那样，世界变了，高考制度恢复了。然而，露蓉却作为了你唯一留在山里的孩子。

也许，这就是命。露蓉每次回家时，你总忘不了说上这么一句。

于是，露蓉成为了你一生中最大的痛。

于是，你将人类认识事物局限归结于一种宿命。你要用自己固执的宿命观，承载起历史的重负，给自己的过去，作出永恒的注脚。

于是，你将对露蓉的内疚，化成一只做茧的蛾，尘封于寥寥的山岗，形成阻隔通往光明的屏障。

父亲，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尘埃，你扛得起这种历史的错位么？你曾经辉煌的历史与平常的村间野夫生活，这种看似人生截然不同的生存态度，放入历史长江中，用单纯意义的归隐两字是肤浅的。

露蓉没有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生，其常态的生存方式岂能用乡下村姑来涵盖？

后来，露蓉的儿子出息成了研究生。你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出了灿烂的笑容。在这笑容里，我们读懂了你释放过去而再生的灿然。

从你和露蓉的两种经历中，谁能挡住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谁能证明退而思进不是一种极佳的生存状态？

4

在家里，你俨然以一个严父出现在众人面前，脸上极少有笑容。我时常固执地认为，你是在追忆昔日的生存状态中否定了原我。

我曾听母亲说，大哥考上师范学校那年，她看见你归隐后的第一次笑脸；当二姐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三姐也同年考上师范学院时，母亲看见了你第二次笑脸，从这以后，她说她几乎没有见过你的笑脸。

我首次见你笑脸的时候，是五姐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当年考上中国财大的那一刻。而后的几次笑脸都是出现在哥哥姐姐们金榜题名的那瞬间，而最为开心的一笑则是我踏上去成都求学之路的那一天，你笑着笑着竟给笑哭了。

哦！父亲，从你难得出现的几次笑容里，我读懂了你的心。你将自己的生命延续给后人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希望和人格统统寄托给了他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冷峻地透视过我的父辈。他们都经历着一种惊人地相似命运，曾经辉煌显赫的父

亲也未能逃出这种命运。白手起家——艰辛创业——空守孤独。这三部曲，贯穿了他们生命的始终。也许，后人认为是他们悲剧人性使然。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拥有无尚的荣光，他们已完成了上帝赋予他们的一切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延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替那些生命铸造一个他们未经历过却又是他们认为最完美的世界。正是由于这些精神的支撑，才使他们承受了生命中的诸种磨难，以其顽强不屈的生存方式，向世界证明着生命的韧性。

勿庸讳言，较之于我们的父辈，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着先天不足，在开创属于自己世界之时，我们有更强更功利的心理优势，能最大程度地调动主观能动性。然而，却明显变得卑微和自私，不再崇尚一种精神中的精髓，比如奉献。在现代社会里，我们的感官最大限度地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快捷和怜悯而迷失于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里。为何不能在某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找到一种契合，让我们卸下尘世的种种功利，回归精神的家园？

其实，人类的视觉存在着太多的盲点。这种盲点让英才失去灵光，蠢人更愚。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盲点，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的旅途中才多了一份壮观，生出一种崇高。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父辈只能陪伴我们走很短很短的一程，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还得要我们独自行走。我们只能吸取父辈人格中的精华和精髓。实实在在地生活，实实在在地完成我们的人生。

我常想，任何一个种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必定由某种固定的基因连结着。这种固定的基因，不仅是其延续不断的依靠，更是其无法跨越自身的屏障。因此，人类终将在迷失与反思中痛苦的生活着。而父亲给予我的某种固定基因，亦成为了我万丈豪情的羁绊。

5

生命的韧性并非天生俱来。在我

的生活中，有几个如花似玉的生命就因不堪尘世的功利或情感的无常而走向生命的极端。她们凄美的故事过后，便如同片片浮云掠过天际，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30余年的生命中，对于现状的幻灭曾那样刻骨铭心地嚼噬过我坚如磐石的理念。我常想，定是父亲超乎常人的生命意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我，令我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存状态，体验了生命的弹性是何等的刚强。

我曾就读一所工科大学。缘于文学的痴迷，工科专业学得不太好。然而，我依然十分感谢那所不太有名气的大学，因无名气，故少了养育英才的办学压力。于是，我整日沉醉于对文学的追随中而无须理睬专业知识和教授的无奈。在我触及到最赖以生存的现实后，我更感谢那所大学，它给予了我理科学生特有的思辨思维和明晰的逻辑思想，为我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奠定了基石。

1995年，是我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段。那年，我曾工作了6年的国有企业因行业整体性亏损，适值国有企业改制而破了产。破产重组后，仍举步维艰。读了20年书的我，也成为了下岗族中的一员。

对于始料未及的下岗，在颓废与崛起的反复中，我体验到了一种遗传基因的力量，沉重而感激。沉重，令我直面人生；感激，令我执着坚贞，义无反顾地承载起一种责任。

当时，年已八旬的父亲三封家书直抵陋室。信中只有三句话：厂里可好？生活可好？学习可好？这三句话，如同雷霆万钧，重重地压在我心上。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对于年过八旬的二老，我曾给过他们光荣，给过他们出来生活的承诺，给过他们“无论我走多远，我都要回来”的精神企盼。而这种精神企盼，如同一条血的锁链，支撑着他们相依为命地等待女儿归去。朦胧中，我似乎看见父亲满头白发被寒风

吹得高高飘起，母亲拄着杖，对着远方呼唤：“小女，归来哟……”。眼泪，从我的眼眶溢了出来，经过脸颊，流到了嘴角……在滴滴苦涩中，内疚令我坚强。

父亲的遗传基因让我坦然面对人生的起落，在下岗的日子里，我以每天16小时的写作时间，8000字的写作速度虔诚地编结着一个下岗女工的潜在生命意义。每一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下岗知识分子灵与肉大搏击中迸发出的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将成为下岗知识分子断臂扼腕时的一种再生方向……当一个个文字符号变成一个铅字。稿费雪花般地向我飘来时，我将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和感谢，折叠成一只带字的船。

父亲传送给我的这笔财富，成为了我日后走出困境，迎来一轮朝阳的全部资本。

人类的经历竟是如此奇特。山外的我与山里的父亲竟会在历史的断桥上随着类似的生存状态。不同的是，在社会变革中，父亲和我俩人对生存的取舍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在这种对立的扬弃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观念的碰撞，更是生存意识的提升。也许，正是这种提升，才推动着人类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地攀登。

6

无意中，我翻阅到一幅漫画，题为《踩在我肩上》。内容是一年轻人站在其父的肩上，父亲对肩上的儿子喊道：“踩在我肩上！”漫画中的父亲是某处处长，而儿子则是某局局长。漫画旨在讽喻那些靠裙带以及嫡系关系攀上高位而实际上许是腹中空空之辈。然而，这幅漫画却令我想起了父亲的肩。

六岁那年，在一漆黑的夜晚，你背着食物中毒的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镇上医院忘命地跑去……那时的你，肩是温暖而宽阔的。

“大一”时，寒假返校的火车站前，

身为弱女子的我，只能站在窗下看见乘客你推我攘地挤向车门……离发车只有1分钟之时，未能上车的我急得哭了起来……你却往地上一蹲，命令似地对我说道：“踩在我的肩上！”我双脚木然地踩在年近七旬躯干不再挺拔的父亲肩上。你抖颤着的双腿告诉我，你已经老了。然而，你却一如既往地用双肩支撑着我通往求学的路。

看见我的身子进入车厢，你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只对我说了声：“好好读书。”便头也没回地走了。当我用泪眼送走你的背影时，一种雕塑般的意象在我眼前久不散去，一双阔大的肩弥漫了我的所有视线。

那就是你的肩啊，我的父亲。

在我人生道路上，你未能成为我依傍的大山。然而，你对世间万象的朴素领悟，却引导着我不断追寻人性中的至美。

，而且，我将以终生不懈地追求，去索解朴素的生命现象产生出撼动人心魅力的支点，破译出雷同生命现象中的种种变异。

也许，变异才是生命意识不断进化的基质。

7

伯父曾告诉我，父亲有一不堪回首的灰色童年。因家里贫困，无钱治病落下了腿疾，8岁那年，你才开始正常行步。我不敢想象，一个孤独的童年，你是凭着怎样一种毅力，在近3000个日子里，一步步走向常人。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又靠什么信念支撑着，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全靠放牛的空闲时间，学习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你以一翻身穷人对新生活的强烈追求，弃商从政，开始生命的大转折。然而，这种转折带给你的又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锤炼。后来，在人生大富大贵与人性真实的选择中，你用后半生的异常清贫捍卫了真实的人性尊严，并凭着对“真实”两字的朴素领悟，终生承载起实践和传递这两字的双重意义。

父亲，你可曾记得：你送我去省城求学的路途中，发生在省城火车站的那一幕。

当时，有一位老乞丐，穿着褴褛的衣衫，坐在候车的长椅上。“请帮帮我吧。”老乞丐伸出一双漆黑的手，请求周围的人帮他一把，使自己能站起身来。他的请求低微而无助。我想定是长时间的求援失望而转成的一种悲凉。

在那宽敞明净的候车厅里，坐满各式各样的体面人：他们用书报遮挡住自己高贵的视线，或投去讨厌和鄙夷的眼神……老乞丐，成为了繁华都市的“污秽”。

“让我来试试。”你说道。众目睽睽下，你一步向前，伸出那双满是老茧的双手。你无视一道道惊诧的眼光，搀扶着老乞丐，走出静静的候车厅，步入都市繁华的人流，并从衣袋里掏出10元钱，递给老乞丐，说道：“买点吃的吧。”

顿时，你的苍颜白发，焕发出如许的光华。那种光华，令身着华贵服饰的体面人再次黯然。

这是怎样一幅精美的生活片断呵，父亲。也许，在你沧桑的生命中，这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一位平民，在历经生活磨难的生命中，却从诸多微不足道的琐事中，不自觉地提升人性的真实，且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直觉，努力实践并张扬于一种潜移默化感染中，这便是平民中的精髓。

在一次全国大学生征文竞赛活动中，我曾以父亲这一件小事为素材，写了一篇题为《美丽生命》的文章，喜获二等奖。

怀着对父亲的敬仰，我将文章、获奖证书、奖金一并寄给了父亲。

很快地，父亲给我带了信。信中有这样一行醒目大字：

真实，乃为人之根本。

父亲，如同你一样，如同你一样，女儿选择的也是一种原原本本张扬生命的道路。我终将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生活，将生命中的真、善、美作如实地记载，无意以自己不成熟的文字符号

作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闲的资源。而且，我终将以自己对万物肤浅的认识，去索解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

8

无数次，我提起了笔，想写写你，写你的坚韧、克制、顽强……当然，也写你的困惑。

然而，我的同乡挡住了我穿越时空的所有视线。

那位似乎是永不落的日月星辰分明告诉我：你的父亲已汇入滚滚前行的历史长河，他就是我笔下的许茂。

面对先知先觉的同乡，我扼腕长叹。

哦，父亲。你沧桑的生命，满腔的孤寂，负重的人生……难道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种审美表象么？

朦胧中，我似乎看见了你饱经风雨的脸，黑而闪亮的眸子，蹒跚前行的背影……你跨过历史的断桥，迎着萧瑟的寒风，向我款款走来。

哦，父亲，我读懂了你的顽强和坚韧，也读懂了男人能伸能屈的弹性魅力。从你那朴质的语言和不连贯的片断中，我透视出你忍辱负重漫长人生中支撑你生存下去的根源是源于那种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对人类生生不息的平实领悟。

父亲，你让女儿多了一份责任，少了一份苛求。

9

父亲，你八旬又五华诞将至。在这遥远的异地，女儿将不尽的思念和感谢折叠成一只带字的船。

如果你看见因泪水的侵蚀而变得斑驳泛黄的字船泊在故乡的小河边，那一定是我。

圆梦

——记巴渝民间艺术大师张翔

●陈乐燕

有人说，他运气好。不是么，才涉足“民间工艺”不到二年时间就一鸣惊人。在2001年9月由重庆市文联、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重庆晚报社联合举办的重庆市首届“巴渝民间艺术大师、民间艺术家”的评选活动中，他设计制作的“蝴蝶工艺画”和来自几十个区（市）县上报的几百位民间艺术爱好者制作的几千件民间艺术作品，一齐送呈由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重庆市美术家协会、重庆市书法家协会等方面的资深专家组成的评委。专家们一丝不苟地审评了所有的参评作品，最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评出了8位“民间艺术大师”和28位“民间艺术家”。张翔先生的作品脱颖而出，技惊四座，列8位民间艺术大师第2名。这样的辉煌业绩，让所有的专家们颌首赞赏，特别是让呕心沥血几十年从事民间艺术品创作的圈内人士，衷心折服和啧啧赞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张翔先生今天能取得骄人业绩，他并非那种梦想发财的“彩民”，

可以梦想成真，从生活拮据的一介贫民在眨眼之间变成众人艳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也并非当今中国的某些“非正常评选”，靠拉关系，走后

门，打‘子弹’，送‘炮弹’（贿赂）而骗到了正义的观众千夫所指、有良知的读者嗤之以鼻，自己却还厚颜无耻地炫耀的“文痞”、“艺痞”。因为，笔者深谙这次评选活动的“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一点儿水份，也更没有暗箱操作。再有，在此之前，张翔先生连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都不是，作为此次评选活动的具体承办单位重庆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是谁，秘书长是谁，评委都是何许人也，张翔先生根本无从得知。总之，张翔先生是以他的“蝴蝶工艺画”一炮走红，闻名遐迩，被誉为重庆市“民间艺术大师”称号的，是当之无愧的，是靠他自己的作品“挣”来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世界虽然千奇百怪的事儿太多，但是，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根之木。如果没有以下这些感人至深的辛酸人生经历，也许张翔就不会与他的“蝴蝶工艺画”名震巴渝了：

张翔的父亲张安维是永川市小有名气的书画家，祖父是旧时的大学生。出身于1945年的张翔，儿时就强烈地受到书香门弟那种家庭环境的感染和熏陶，他从小就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父亲给他取了个单名“翔”，寄予了父辈对他的殷切期望，希望他树立起鲲鹏之志，长大以后展翅翱翔，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所作为的有用之才。

1960年，初中毕业的张翔立志报考四川美院附中，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事与愿违，他未能如愿。1961年，就读于高一的张翔又生不逢时，遇上了祸及全国的自然灾害。当时，张翔一家六口人，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支撑六张嘴吃饭，还要供四个子女念书已经完全不现实了。面对愁容满脸的父亲和终日以泪洗面的母亲，身为长子的张翔，主动为父



蝶翅画

孔雀图